

天降“良机”

430亿元“国家级项目”引投资人动心

李虹与这个“重磅项目”的交集，源于一位朋友的推荐。“朋友打电话说酒泉有个核废料处理项目，他去现场看过了，问我有没有兴趣接手。”彼时，建筑工程行业竞争激烈，一听说这是国家工程，李虹动了心，当即决定前往酒泉实地了解。在酒泉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中间人王飞宇向李虹详细介绍了这个所谓“国家级项目”。据王飞宇介绍，这个名为“中国核废回收处理”的项目由某国企下属子公司作为承建方，而该公司已将部分工程发包给了中能景润。

为了打消李虹的疑虑，王飞宇主动提及，可以通过某平台查询到中能景润的工商信息。记者在天眼查平台看到，中能景润成立于2020年，总部设在重庆，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装修及其他建筑业，注册资金高达980亿元。“中能景润是实打实的‘国企’，资金实力雄厚，你完全不用担心。”王飞宇抛出的“国企”身份和巨额注册资金，成了打动李虹的第一块“敲门砖”。紧接着，王飞宇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信息：“这家国企下属子公司已经给中能景润支付了79亿元启动资金，现在就等着启动8号和19号基坑的施工。咱们分包的是土方工程。”

而王飞宇向李虹推荐的，正是其口中“价值430亿元”的19号基坑项目。“王飞宇说这个项目原本承包给了广东一家工程公司，但那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了车祸，保证金也没交，没法接手了，所以才轮到我。”李虹说。

此外，王飞宇还让李虹在她的手机上看到了中能景润与某国企下属子公司签订合同最后一页的照片，当李虹提出想查看合同前面内容时，却被对方拒绝了。“她说我们还没和中能景润签合同，也没交保证金，没资格看完整合同。”王飞宇同时提出，需要收取500万元的居间费用，并再三向李虹保证项目绝对真实。

430亿元的项目规模、“国企”背景的承接方，看似完备的证明材料及对方出具的《工程项目合作居间承诺书》和《核废料回收再利用项目工程联营协议》，多重“保障”让李虹彻底放下戒心。她觉得这是一次不容错过的商机，随即按要求缴纳了保证金。几天后，她便赶赴酒泉，准备与中能景润签订19号基坑的承包合同。



层层“背书” “国企”光环与虚假证明打消疑虑

李虹的到来，受到了中能景润的“高度礼遇”。在会议室里，对方指着巨大的项目沙盘侃侃而谈：“这个国家产业园项目是某国企在甘肃布局的重大工程，总占地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是国家发展的核心配套项目，总投资超千亿元。”在这里，李虹见到了中能景润法人代表单鹏。“他主动让我看项目相关合同，反复强调这个项目绝对挣钱，而且上面的关系都已协调到位。”李虹回忆。

然而，陪同她前来的律师却敏锐地发现了诸多疑点。“律师当场告诉我，他查到单鹏是失信被执行人，而且公司里的员工看起来无所事事，甚至办公室里都没有一张正式的施工图纸，直言这个项目大概率是假的。”李虹说。

就在李虹犹豫不决时，中能景润的一名员工适时上前劝说：“这个

项目有国家某工业领域的专家亲自指导，还有国外工程师负责质量监管，你是第一批入场的合作方，不用担心项目有问题，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盈利空间。”同时，公司上下都给李虹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老板人脉广、资源硬，所以才能拿到这种国家级项目。”这些说辞让李虹再次动摇，最终她签订合同，并按要求支付了500万元居间费和500万元履约保证金。

该案主办民警卢波说，李虹之所以相信，很大程度上是被对方的“包装”迷惑了。所谓“老板”的很多信息纯属虚构，只是诈骗团伙打造“靠谱”形象的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公司里的普通员工也被蒙在鼓里。他们也不知道项目是假的，还在认真做停车场和基坑的设计图。

签约后不久，王飞宇给李虹发

来一篇标题为《首个国家级核技术产业园甘肃神秘开工》的文章，称某国企下属子公司正是这个核技术产业园的招标主体。随后，对方又发来《酒泉日报》发布的“关于中能景润登记广东某工程有限公司合作作废声明”，以此佐证19号基坑项目重新发包的“合理性”。但這些“佐证材料”并未完全打消李虹的疑虑。她始终坚持要求查看某国企下属子公司与中能景润签订的正式合作合同，对方却只发来一张合同最后一页的照片。这与她此前在王飞宇手机上看到的内容一致。

“我先后多次索要某国企下属子公司的立项批文、项目用地手续，以及给中能景润拨付79亿元启动资金的凭证，但对方始终无法提供。”当核心证明材料迟迟无法兑现时，李虹终于确认自己被骗了。

幕后真相 假国企背书下的疯狂敛财术

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以中能景润法人代表单鹏为代表的核心成员，说出了这场骗局从构思到实施的全过程。

在李虹等投资人眼中，中能景润是“国企背景、资金雄厚”的靠谱企业。单鹏则很清楚，这家公司从诞生之初就步履维艰。“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引进项目赚钱，但到2020年11月，别说项目了，连流转资金都没了，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单鹏坦言，就在公司濒临绝境时，2020

年12月3日出现了“转机”，因为一份盖有“某国企下属子公司”印章的合同被送到了他们手中，合同标的是“中国核废料回收处理项目”，宣称总价值高达6000多亿元。

“我们特意把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金改成980亿元，这是为了与6000亿元的项目‘匹配’，显得我们有承包能力。”单鹏说，事实上，中能景润没有流动资金，没有固定资产，完全是空壳公司。“别说6000亿元的项目，就是6亿元的工程也接不了。”单鹏透露，他与中能景润董事长唐龙相识10年，自己能担任公司法人代表，全是唐龙的安排。“我只是按他的要求做事，唐龙才是公司真正的实际控制人。”

记者调查发现，该诈骗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唐龙以‘董事长’身份全权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邓强负责‘对接资源，获取项目’。单鹏则顶着‘法人代表兼总工程师’的头衔，并担任酒泉项目部负责人。”

实际上，所谓的“6000亿元项目合同”，竟是团伙成员一手伪造的产

物。“当时邓强跟我们说，他有关系能拿到某国企下属子公司的项目，让我们先做份合同出来。”单鹏说，公司员工从网上下载了标准的建筑工程合同模板，再把邓强口述的项目信息填充进去，形成了4份“中国核废回收处理再利用项目总承包合同”。随后，邓强拿着这些合同，盖上了“某国企下属子公司”的印章。

当时单鹏等人虽未深究印章来源，但也隐约猜到其中猫腻。“我们都觉得印章有问题，但这是邓强弄来的，就算出问题也该他担着。”单鹏说。直到案件告破，邓强才交代了印章的来历。原来，他是在某网购平台花200元/枚的价格找人刻制的。“一开始联系了好多商家都不敢刻假章，最后才有一个商户同意做。”邓强说。

有了伪造的“总承包合同”和虚假的“国企背景”背书，单鹏等人便以中能景润的名义，将这个子虚乌有的核废料处理项目拆分发包，通过收取居间费、履约保证金等方式，开始疯狂敛财。

穷途末路

空壳公司“以骗养骗”终覆灭

骗局终究难以长久，随着分包商陆续签约和交保证金，对接投资人的邓强却愈发焦虑。他清楚，项目根本不存在，一旦约定的开工时间临近，要求退还保证金的压力将瞬间击垮这个空壳公司。

“分包商签了合同，交了钱，项目却开不了工，他们肯定会闹着退钱。”邓强回忆，当时唐龙给他的指令是“先拖”，声称“等后续资金到账，就去和某国企下属子公司签真合同”，让他想办法延缓开工时间。为了稳住投资人，邓强特意在工地划定了停车场区域，安排员工进场测量、平整土地，制造“项目前期工作已启动”的假象，以此骗取分包商的信任。

然而，这种“拖延术”终究治标不治本。随着19号基坑项目迟迟无法开工，投资人李虹的报案，彻底撕开了这个诈骗团伙的伪装。酒泉市公安局肃州分局经侦大队侦查发现，中能景润从未与合同中提及的“某国企下属子公司”签订任何合作协议，所谓的“核废料回收处理项目”完全是子虚乌有。更令人震惊的是，团伙核心成员均有“黑历史”：“负责人”唐龙、邓强、单鹏三人均为失信被执行人。“骨干”邓强不仅有违法犯罪案底，本人更是曾因贩卖假币被检察机关起诉，在取保候审期间潜逃。

这个案件突破的关键来自一枚假印章。卢波介绍，民警在该公司董事长唐龙办公室的套间卧室柜子里，当场搜出了伪造的某国企下属子公司公章。得知这一消息后，邓强随即切断对外联系。2022年7月初，邓强停用了所有手机卡，放弃飞机、火车等实名交通工具，平时躲在出租屋里极少出门，尽可能避免留下活动痕迹。“我们通过轨迹研判，最终在成都一处出租房将他抓获。”卢波透露，为了躲避监控，邓强每天从出租屋坐电梯直达车库，并在屋内囤积了大量水果和食品，最大限度减少外出次数。实际上，邓强在本案之前已因债务问题陷入困境。2018年，他在河北黄骅从事汽车配件生意期间，因客户失联造成100余万元欠款，仅还了10万余元，随后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警方调查发现，邓强在贩卖假币案潜逃期间，便已开始谋划新的骗局。他在重庆注册成立中能景润总部后，首先将目标对准了身边的朋友，以“酒泉重大项目”为诱饵，利用地域距离让投资人难以实地核实，骗取资金后用于开设酒泉项目部，形成“以骗养骗”的恶性循环。

在卢波看来，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投资人的心态也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他们觉得好项目难寻，抱着‘赌一把’的心态，不管项目真假，先投钱，认为‘成了就赚，输了就认’，这种侥幸心理恰好被骗子利用”。

（文中李虹、王飞宇、单鹏、唐龙、邓强为化名） 据央广网